

資治通鑑謀略



(三)

陈君慧 刘洋 主编

綫裝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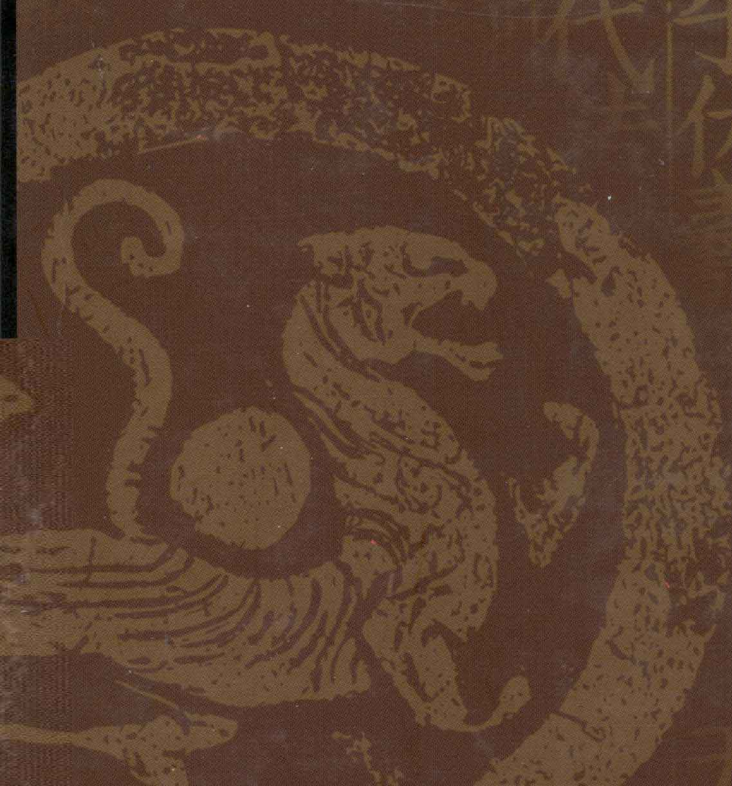
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

藉生焉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

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

時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藉化成謂化下使成理文之時

雅直輪為大略路之始大



资治通鉴谋略

陈君慧 刘洋 主编 第三册

线装书局



## 淝水之战

【原文】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

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，民每十丁遣一兵；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，有材勇者，皆拜羽林郎。又曰：“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，谢安为吏部尚书，桓冲为侍中；势还不远，可先为起第。”良家子至者三万余骑，拜秦州主簿，金城赵盛之为少年都统。是时，朝臣皆不欲坚行，独慕容垂、姚萇及良家子劝之。阳平公融言于坚曰：“鲜卑、羌虏，我之仇讎，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，所陈策画，何可从也！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，不闲军旅，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耳。今陛下信而用之，轻举大事，臣恐功既不成，仍有后患，悔无及也！”坚不听。

八月，戊午，坚遣阳平公融督张蚝、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；以兖州刺史姚萇为龙骧将军，督益、梁州诸军事。坚谓萇曰：“昔朕以龙骧建业，未尝轻以授人，卿其勉之！”左将军窦冲曰：“王者无戏言，此不祥之征也！”坚默然。

慕容楷、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：“主上骄矜已甚，叔父建中兴之业，在此行也！”垂曰：“然。非汝，谁与成之！”

甲子，坚发长安，戎卒六十余万，骑二十七万，旗鼓相望，前后千里。九月，坚至项城，凉州之兵始达咸阳，蜀、汉之兵方顺流而下，幽、冀之兵至于彭城，东西万里，水陆齐进，运漕万艘。阳平公融等兵三十万，先至颍口。

诏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、征讨大都督，以徐、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，与辅国将军谢琰、西中郎将桓伊等众共八万拒之；使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援寿阳。琰，安之子也。

是时，秦兵既盛，都下震恐。谢玄入，问计于谢安，安夷然，答曰：“已别有旨。”既而寂然。玄不敢复言，乃令张玄重请。安遂命驾出游山墅，亲朋毕集，与围棋赌墅。安棋常劣于玄，是日，玄惧，便为敌手而又不败。安遂游陟，至夜乃还。桓冲深以根本为忧，遣精锐三千人援京师。谢安固却之，曰：“朝廷处分已定，兵甲无阙，西藩宜留以为防。”冲对佐吏叹曰：“谢安右有庙堂之量，不闲将略。今大敌垂至，方游谈不暇，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，众又寡弱，天下事已可知，吾其左衽矣！”

……

冬，十月，秦阳平公融等攻寿阳；癸酉，克之，执平虏将军徐元喜等。融以其参军河南郭褒为淮南太守。慕容垂拔郟城。胡彬闻寿阳陷，退保碛石，融进攻之。秦卫将军梁成等率众五万屯于洛涧，栅淮以遏东兵。谢石、谢玄等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，惮成，不敢进。胡彬粮尽，潜遣使告石等曰：“今贼盛，粮尽，恐不复见大军！”秦人获之，送于阳平公融。融驰使白秦王坚曰：“贼少易擒，但恐逃去，宜速赴之！”坚乃留大军于项城，引轻骑八千，兼道就融于寿阳。遣尚书朱序来说谢石等以“强弱异势，不如速降。”序私谓石等曰：“若秦百万之众尽至，诚难与为敌。今乘诸军未集，宜速击之；若败其前锋，则彼已夺气，可遂破也。”

石闻坚在寿阳，甚惧，欲不战以老秦师。谢琰劝石从序言。十一月，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率精兵五千人趣洛涧，未至十里，梁成阻涧为陈以待之。牢之直前渡水，击成，大破之，斩成及弋阳太守王咏，又分兵断其归津，秦步骑崩溃，争赴淮水，士卒死者万五千人。执秦扬州刺史王显等，尽收其器械军实。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继进。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。见晋兵部阵严整，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，皆以为晋兵，顾谓融曰：“此亦劲敌，何谓弱也！”怵然始有惧色。

秦兵逼肥水而陈，晋兵不得渡。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融曰：“君悬军深入，而置陈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计，非欲速战者也。若移陈小却，使晋兵得渡，以决胜负，不亦善乎！”秦诸将皆曰：“我众彼寡，不如遏之，使不得上，可以万全。”坚曰：“但引兵少却，使之半渡，我以铁骑蹙而杀之，蔑不胜矣！”融亦以为然，遂麾兵使却。秦兵遂退，不可复止，谢玄、谢琰、桓伊等引兵渡水击之。融驰骑略陈，欲以帅退者，马倒，为晋兵所杀，秦兵遂溃。玄等乘胜追击，至于青冈。秦兵大败，自相蹈藉而死者，蔽野塞川。其走者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且至，昼夜不敢息，草行露宿，重以饥冻，死者什七、八。初，秦兵小却，朱序在陈后呼曰：“秦兵败矣！”众遂大奔。序因与张天锡、徐元喜皆来奔。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及仪服器械、军资珍宝畜产不可胜计，复取寿阳，执其淮南太守郭褒。

坚中流矢，单骑走至淮北，饥甚，民有进壶飧、豚髀者，坚食之，赐帛十匹，绵十斤。辞曰：“陛下厌苦安乐，自取危困。臣为陛下子，陛下为臣父，安有子饲其父而求报乎？”弗顾而去。坚谓张夫人曰：“吾今复何面目治天下乎！”潸然流涕。

是时，诸军皆溃，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，坚以千余骑赴之。世子宝言于垂曰：“家国倾覆，天命人心皆归至尊，但时运未至，故晦迹自藏耳。今秦主兵败，委身于我，是天借之便以复燕祚，此时不可失也，愿不以意气微恩忘社稷之重！”垂曰：“汝言是也。然彼以赤心投命于我，若之何害之！天苟弃之，何患不亡？不若保护其危以报德，徐俟其衅而图之！既不负宿心，且可以义取天下。”奋威将军慕容德曰：“秦强而并燕，秦弱而图之，此为报仇雪耻，非负宿心也；兄奈何得而不取，释数万之众以授人乎？”垂曰：“吾昔为太傅所不容，置身无所，逃死于秦，秦主以国土遇我，恩礼备至。后复为王猛所卖，无以自明。秦主独能明之，此恩何可忘也！若氏运必穷，吾当怀集关东，以复先业耳，关西会非吾有也。”冠军行参军赵秋曰：“明公当绍复燕祚，著于图讖。今天时已至，尚复何待！若杀秦主，据邺都，鼓行而西，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！”垂亲党多劝垂杀坚，垂皆不从，悉以兵授坚。平南将军慕容暉屯郟城，闻坚败，弃其众遁去；至荥阳，慕容德复说暉起兵以复燕祚，暉不从。

谢安得驿书，知秦兵已败，时方与客围棋，摄书置床上，了无喜色，围棋如故。客问之，徐答曰：“小儿辈遂已破贼。”既罢，还内，过户限，不觉屐齿之折。

【译文】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（公元380年）

前秦王苻坚下诏规模入侵，人民每十名成年男子中，挑选一人入伍，良家子弟，年龄在二十岁以下，有才能勇气的，全都授予羽林郎。又说：“可以任晋朝皇

帝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，谢安为吏部尚书，桓冲为侍中；从如今的形势上看，凯旋的时间不会太远，可以预先为他们筑建府第。”前来投军的良家子弟有三万多名骑士，授予秦州主簿金城人赵盛之为少年都统。这时朝臣都不想让苻坚成行，唯独慕容垂、姚萇及良家子弟劝勉苻坚发兵。阳平公苻融对苻坚说：“鲜卑人、羌人，是我们的仇敌，常常期待风云变幻，以实现他们的野心，他们提出的计策，怎么可以听信！良家少年都是富豪子弟，不熟悉军事，苟且说一些阿谀奉承的话，以迎合陛下的心意。如今陛下信任起用他们，轻率地发起战争，臣恐怕功业不能成就，还会留有后患，反悔就来不及了。”苻坚并不听从。

八月戊午（初二），苻坚派遣阳平公苻融率领张蚝、慕容垂等二十五万步兵、骑兵为前锋；任兖州刺史姚萇为龙骧将军，督益州、梁州诸军事。苻坚对姚萇说：“昔日朕以龙骧将军的官位成了大业，未曾轻易把这个官位授予他人，你要努力啊！”左将军窦冲说：“陛下不说开玩笑的话，这是不吉祥的征兆。”苻坚默然无语。

慕容楷、慕容绍对慕容垂说：“主上骄傲自负已极，叔父完成中兴大业，就在此一行了。”慕容垂说：“说得对，但没有你们，谁能和我一起成就大业呢！”

甲子（初八），苻坚出动长安士卒六十多万，骑兵二十七万，旌旗战鼓遥相呼应，前后绵延一千里。九月，苻坚抵达项城，凉州的军队刚到咸阳，巴蜀、汉中的军队正在沿江而下，幽州、冀州的军队到达彭城，东西相距万里，水陆齐头并进，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万艘。阳平公苻融等人率兵三十万，率先到达颍口。

晋孝武帝下诏，任命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、征讨大都督，任徐、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，与辅国将军谢琰、西中郎将桓伊等部众共八万人，抵御前秦的军队，命龙骧将军胡彬率水军五千援救寿阳。谢琰，是谢安的儿子。

此时前秦军队已经非常强大，东晋都城的人震动恐惧。谢玄入朝向谢安请教应对之策，谢安态度恬然，回答说：“我已另有主意。”接着就默不作声了。谢玄不敢再多言，就派张玄重来请命。谢安于是命令驾车，到山林别墅中去游玩，亲朋好友全部聚集在一起，谢安以别墅作为赌注，与谢玄下起了围横。谢安的棋艺往常比不上谢玄，这天谢玄心中害怕，就主动开劫，却又没有取胜。谢安于是登山游览，直到夜幕降临才返回。桓冲对国家根本深为担忧，派遣精锐部队三千人进入京师支援。谢安坚决不受，说道：“朝廷部署已经确定，士兵和武器都不缺乏，这些士兵应当留驻西部作为防备。”桓冲对参佐感叹地说：“谢安石有主持朝廷的度量，但不熟悉兵法。如今大敌将到，他却在忙着游玩闲谈，派遣一些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去抵抗敌人，军队又人少力弱，天下的事情已经可以知道，我不久就要换上左边开襟的异族服装了！”

冬季十月，前秦阳平公苻融等人进攻寿阳，癸酉（十八日），攻克，俘虏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。苻融任命他的参军河南人郭褒为淮南太守。慕容垂攻占郟城。胡彬听说寿阳陷落，撤退到碓石防守，苻融发兵进攻碓石。前秦卫将军梁成等人率领部众五万镇守洛涧，在淮河边围起栅栏，以阻击来自东方的晋军。谢石、谢玄等人距离洛涧二十五里驻军，因害怕梁成，不敢前进。胡彬军粮竭尽，暗中派遣使者

报告谢石等人说：“如今贼寇强盛我军粮尽，我担心再也望不见大部队了。”使者被前秦人俘获，送交阳平公苻融。苻融派人快马去告诉前秦王苻坚说：“贼寇人少容易擒拿，只怕他们逃之夭夭，应该立刻赶到那里。”苻坚就把大部队留在项城，率领轻骑兵八千，以双倍的速度赶到寿阳和苻融会合。派遣尚书朱序来劝说谢石等人，指出“强弱的情势不同，不如立即投降”。朱序私下里对谢石等人说：“若是前秦百万大军全部到达，的确是难以抵敌。如今趁着各军尚未完全集结，应该立刻出击。若是挫败前秦军队的前锋部队，那么敌人的锐气就已经被夺去，就可以最后破敌。”

谢石听说苻坚在寿阳，非常害怕，想要用不交战的方法，拖延时日，使前秦的军队失去斗志。谢琰劝说谢石听从朱序的话。十一月，谢玄派遣广陵相刘牢之率领精兵五千人赶奔洛涧，在离洛涧还有十里的地方，梁成以洛涧为屏障，列阵等待晋军。刘牢之径直来到前面渡水，进攻梁成大败敌军，斩杀梁成及弋阳太守王咏。又分兵截断了敌人逃归必经的渡口，前秦步兵、骑兵全部崩溃，抢着跳入淮河，死亡的士卒有一万五千人，俘虏了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，缴获所有的军用器械和粮秣。于是谢石等各路军马，水陆两路继续前进。前秦王苻坚与阳平公苻融登上寿阳城瞭望，看到东晋部队军阵严整，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，都以为是晋兵，回头对苻融说：“这是劲敌，怎么说他们实力薄弱呢！”怅然若失，脸上开始露出害怕的神色。

前秦军队紧靠着淝水列阵，晋兵无法渡过。谢玄派遣使者对阳平公苻融说：“您孤军深入，却近水列阵，这是想要打持久战的办法，不是想要速战速决。如能移动军阵稍稍退却，使晋兵能够渡河列阵，以决胜负，不是很好吗？”前秦各将领都说：“我众敌寡，不如遏止他们，使他们不能上岸，可以保证万无一失。”苻坚说：“只是让军队稍稍退却，让他们渡过一半人马，我用铁骑兵突然冲杀他们，则战无不胜。”苻融也认为是这样，于是挥动军旗指挥队伍后退。前秦军队一退，就止不住了。谢玄、谢琰、桓伊等人率兵渡河攻打前秦的军队。苻融骑马巡视军阵，想要率领后退的士卒，战马摔倒，被晋兵杀死，前秦军队终于崩溃。谢玄等人乘胜追击，直抵青冈，前秦的军队大败，自相践踏而死的士卒遍布旷野，阻塞河流。那些逃走的士卒听到风声鹤唳，全都以为晋兵追来，昼夜不敢歇息，穿行草地，露宿星空，加上饥寒交迫，死亡的人十有七八。当初，前秦的军队稍稍退却，朱序在阵后呼喊：“秦兵败了！”前秦的军队于是狂奔起来。朱序乘机与张天锡、徐元喜都来投奔东晋，晋兵又攻占了寿阳，俘虏前秦的淮南太守郭褒。

苻坚身中流箭，单人匹马，逃到淮河北岸，饥饿万分，乡民有人献上一壶热饭、猪大腿肉，苻坚吃下去后，赏赐给他绵帛。那人推辞说：“陛下把安乐当成是痛苦和厌烦的事情，自取危难和困窘。臣是陛下之子，陛下是臣之父，哪里有儿子请父亲吃饭，而要求报偿的呢！”头也不回地离去了。苻坚对张夫人说：“现在我还有什么面目治理天下呢！”潸然泪下。

这时，前秦各路军马全部溃散，只有慕容垂率领的三万军队完整保全，苻坚率领一千多骑兵来到他那里。世子慕容宝对慕容垂说：“我国破家亡，天命和人心

都归属于您，只是时机尚未成熟，所以才掩饰行迹，把复国的大计暗藏于自己的心中。如今前秦主兵败，投身于我们，是上天赐给我们方便，得以恢复燕国的国统。这个时机失不再来，希望您不要因为意气和小恩小惠忘记了国家的重任。”慕容垂说：“你说的话是对的，但是人家带着一片赤诚的心把性命交给了我，我怎么能加害于他！上天如果抛弃他，何必担心他不灭亡。所以我们不如在他危急的时候保护他，以报答他的恩德，慢慢再寻找缝隙图谋他，这样既不违背往日的夙愿，而且还可以以仁义取得天下。”奋威将军慕容德说：“秦国强大，灭亡燕国；秦国衰弱，我们就图谋它，这是报仇雪耻，不是违背夙愿。兄长为什么到手的東西不取，放弃数万部众的军权授予他人呢？”慕容垂说：“我昔日被太傅所不容，无处藏身，为逃避被杀来到秦国，秦主把我当作国士对待，恩义礼遇备至。后来又被王猛出卖，我无法表明自己的清白，只有秦王能够为我申明。这样大的恩德怎么可以忘记！如果氏族人的国运已经穷尽了，我将感怀聚集关东的人士来恢复祖先的基业而已，至于关西地区，从来不归我们所有。”冠军将军兼代参军赵秋说：“明公应当继承和恢复燕国的国统，这都已在图谶预言书中写明。现在时机已经来到，还要等待什么？若杀掉秦主，占据邺都，擂着战鼓向西进军，三秦地区也不是苻姓所有了。”慕容垂的亲信党羽大多劝说慕容垂诛杀苻坚，慕容垂都不听从，把全部士卒都交给苻坚。平南将军慕容暉屯军郟城，听说苻坚战败，抛弃了他的部众逃去。到了荥阳，慕容德再次劝说慕容暉起兵恢复燕国国统，慕容暉不听。

谢安收到驿站送来的书信，当时正与客人对弈围棋，接过书信放到床上，脸上一点也没有高兴的神色，依然下围棋如故。客人询问他什么事，谢安缓慢地回答说：“小孩子们最终已经击败敌人。”下完棋以后，回到屋里，跨过门槛时，不觉木履底下的钉齿碰断。

## 书籍最善

【原文】 晋安帝隆安三年

珪问博士李先曰：“天下何物最善，可以益人神智？”对曰：“莫若书籍。”珪曰：“书籍凡有几何，如何可集？”对曰：“自书契以来，世有滋益，以至于今，不可胜计。苟人主所好，何忧不集！”珪从之，命郡县大索书籍，悉送平城。

【译文】 晋安帝隆安三年（公元399年）

拓跋珪向博士李先询问说：“天下有什么东西，可以用来补益人的智慧、精神？”李先回答他说：“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了。”拓跋珪说：“书籍一共能有多少，怎么样才能把它们搜集到一起呢？”李先又回答说：“自从文字产生到现在，图书的数量每代都有发展增加，现在不可能准确统计了。如果陛下有这方面的爱好，何必忧虑不能搜集呢？”拓跋珪听了他的话，命令各地郡县大规模索求、搜集书籍，全部送到平城。

## 刘裕北战

【原文】 晋安帝义熙五年

三月，刘裕抗表伐南燕，朝议皆以为不可，惟左仆射孟昶、车骑司马谢裕、参军臧熹以为必克，劝裕行。裕以昶监中军留府事。谢裕，安之兄孙也。

初，苻氏之败也，王猛之孙镇恶来奔，以为临澧令。镇恶骑乘非长，关弓甚弱，而有谋略，善果断，喜论军国大事。或荐镇恶于刘裕，裕与语，说之，因留宿。明旦，谓参佐曰：“吾闻将门有将，镇恶信然。”即以为中军参军。

己巳，刘裕发建康，帅舟师自淮入泗。五月，至下邳，留船舰、辎重，步进至琅邪。所过皆筑城，留兵守之。或谓裕曰：“燕人若塞大岷之险，或坚壁清野，大军深入，不唯无功，将不能自归，奈何？”裕曰：“吾虑之熟矣。鲜卑贪婪，不知远计，进利虏获，退惜禾苗，谓我孤军远入，不能持久，不过进据临朐，退守广固，必不能守险清野，敢为诸君保之。”

南燕主超闻有晋师，引群臣会议。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曰：“吴兵轻果，利在速战，不可争锋。宜据大岷，使不得入，旷日延时，沮其锐气，然后徐简精骑二千，循海而南，绝其粮道，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，缘山东下，腹背击之，此上策也。各

命守宰依险自固，校其资储之外，余悉焚荡，芟除禾苗，使敌无所资，彼侨军无食，求战不得，旬月之间，可以坐制，此中策也。纵贼入岷，出城逆战，此下策也。”超曰：“今岁星居齐，以天道推之，不战自克。客主势殊，以人事言之，彼远来疲弊，势不能久。吾据五州之地，拥富庶之民，铁骑万群，麦禾布野，奈何芟苗徙民，先自蹙弱乎！不如纵使人岷，以精骑蹂之，何忧不克！”辅国将军广宁王贺赖卢苦谏不从，退谓五楼曰：“必若此，亡无日矣！”太尉桂林王镇曰：“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，宜出岷逆战，战而不胜，犹可退守，不宜纵敌为岷，自弃险固也。”超不从。镇出，谓韩諝曰：“主上既不能逆战却敌，又不肯徙民清野，延敌入腹，坐待攻围，酷似刘璋矣。今年国灭，吾必死之。卿中华之士，复为文身矣。”超闻



《南史演义》版画之宋高祖刘裕像



之，大怒，收镇下狱。乃摄莒、梁父戍，修城隍，简士马，以待之。

刘裕过大岷，燕兵不出。裕举手指天，喜形于色。左右曰：“公未见敌而先喜，何也？”裕曰：“兵已过险，士有必死之志；余粮栖亩，人无匮乏之忧。虏已入吾掌中矣。”六月，己巳，裕至东莞。超先遣公孙五楼、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等，将步骑五万屯临朐，闻晋兵入岷，自将步骑四万往就之，使五楼帅骑进据巨蔑水。前锋孟龙符与战，破之，五楼退走。裕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，方轨徐进，与燕兵战于临朐南，日向昃，胜负犹未决。参军胡藩言于裕曰：“燕悉兵出战，临朐城中留守必寡，愿以奇兵从间道取其城，此韩信所以破赵也。”裕遣藩及谘议参军檀韶、建威将军河内向弥潜师出燕兵之后，攻临朐，声言轻兵自海道至矣，向弥擐甲先登，遂克之。超大惊，单骑就段晖于城南。裕因纵兵奋击，燕众大败，斩段晖等大将十余人，超遁还广固，获其玉玺、辇及豹尾。裕乘胜逐北至广固，丙子，克其大城，超收众人保小城。裕筑长围守之，围高三丈，穿堑三重；抚纳降附，采拔贤俊，华、夷大悦。于是因齐地粮储，悉停江、淮漕运。

超遣尚书郎张纲乞师于秦，赦桂林王镇，以为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引见，谢之，且问计焉。镇曰：“百姓之心，系于一人。今陛下亲董六师，奔败而还。群臣离心，士民丧气。闻秦人自有内患，恐不暇分兵救人。散卒还者尚有数万，宜悉出金帛以饵之，更决一战。若天命助我，必能破敌；如其不然，死亦为美，比于闭门待尽，不犹愈乎！”司徒乐浪王惠曰：“不然。晋兵乘胜，气势百倍，我以败军之卒当之，不亦难乎！秦虽与勃勃相持，不足为患；且与我分据中原，势如唇齿，安得不来相救！但不遣大臣则不能得重兵，尚书令韩范为燕、秦所重，宜遣乞师。”超从之。

秋，七月，加刘裕北青、冀二州刺史。

南燕尚书略阳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逾城来降，裕以为行参军。尊、苗皆超所委任以为腹心者也。

或谓裕曰：“张纲有巧思，若得纲使为攻具，广固必可拔也。”会纲自长安还，太山太守申宣执之，送于裕。裕升纲于楼车，使周城呼曰：“刘勃勃大破秦军，无兵相救。”城中莫不失色。江南每发兵及遣使者至广固，裕辄潜遣兵夜迎之，明日，张旗鸣鼓而至，北方之民执兵负粮归裕者，日以千数。围城益急，张华、封恺皆为裕所获，超请割大岷以南地为藩臣，裕不许。

秦王兴遣使谓裕曰：“慕容氏相与邻好，今晋攻之急，秦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；晋军不还，当长驱而进。”裕呼秦使者谓曰：“语汝姚兴：我克燕之后，息兵三年，当取关、洛。今能自送，便可速来！”刘穆之闻有秦使，驰入见裕，而秦使者已去。裕以所言告穆之，穆之尤之曰：“常日事无大小，必赐预谋，此宜善详，去何遽尔答之！此语不足以威敌，适足以怒之。若广固未下，羌寇奄至，不审何以待之？”裕笑曰：“此是兵机，非卿所解，故不相语耳。夫兵贵神速，彼若审能赴救，必畏我知，宁容先遣信命，逆设此言！是自张大之辞也。晋师不出，为日久矣。羌见伐齐，始将内惧。自保不暇，何能救人邪！”

初，兴遣卫将军姚强率步骑一万，随韩范往就姚绍于洛阳，并兵以救南燕，及

为勃勃所败，追强兵还长安。韩范叹曰：“天灭燕矣！”南燕尚书张俊自长安还，降于刘裕，因说裕曰：“燕人所恃者，谓韩范必能致秦师也，今得范以示之，燕必降矣。”裕乃表范为散骑常侍，且以书招之，长水校尉王蒲劝范奔秦，范曰：“刘裕起布衣，灭桓玄，复晋室；今兴师伐燕，所向崩溃，此殆天授，非人力也。燕亡，则秦为之次矣，吾不可以再辱。”遂降于裕。裕将范循城，城中人情离沮。或劝燕主超诛范家，超以范弟諲尽忠无贰，并范家赦之。

#### 晋安帝义熙六年

春，正月，甲寅朔，南燕主超登天门，朝群臣于城上。乙卯，超与宠姬魏夫人登城，见晋兵之盛，握手对泣。韩諲谏曰：“陛下遭堙厄之运，正当努力自强以壮士民之志，而更为儿女子泣邪！”超拭目谢之。尚书令董铄劝超降，超怒，囚之。

南燕贺赖卢、公孙五楼为地道出击晋兵，不能却。城久闭，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太半，出降者相继。超攀而登城，尚书悦寿说超曰：“今天助寇为虐，战士调瘁，独守穷城，绝望外援，天时人事亦可知矣。苟历数有终，尧、舜避位，陛下岂可不思变通之计乎！”超叹曰：“废兴，命也。吾宁奋剑而死，不能衔璧而生！”

丁亥，刘裕悉众攻城。或曰：“今日往亡，不利行师。”裕曰：“我往彼亡，何为不利！”四面急攻之。悦寿开门纳晋师，超与左右数十骑逾城突围出走，追获之。裕数以不降之罪，超神色自若，一无所言，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。裕忿广固久不下，欲尽坑之，以妻女以赏将士。韩范谏曰：“晋室南迁，中原鼎沸，士民无援，强则附之，既为君臣，必须为之尽力。彼皆衣冠旧族，先帝遗民；今王师吊伐而尽坑之，使安所归乎！窃恐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矣。”裕改容谢之，然犹斩王公以下三千人，没人家口万余，夷其城隍，送超诣建康，斩之。

臣光曰：晋自济江以来，威灵不竞，戎狄横骛，虎噬中原。刘裕始劝王师剪平东夏，不于此际旌礼贤俊，慰抚疲民，宣恺悌之风，涤残秽之政，使群士向风，遗黎企踵，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。迹其施設，曾苻、姚之不如，宜其不能荡壹四海，成美大之业，岂非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使之然哉！

#### 晋安帝义熙八年

太尉裕谋伐蜀，择元帅而难其人。以襄阳太守朱龄石既有武干，又练吏职，欲用之。众皆以为龄石资名尚轻，难当重任，裕不从。十二月，以龄石为益州刺史，帅宁朔将军臧熹、河间太守蒯恩、下邳太守刘钟等伐蜀，分大军之半二万人以配之。熹，裕之妻弟，位居龄石之右，亦隶焉。

裕与龄石密谋进取，曰：“刘敬宣往年出黄虎，无功而退。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，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。如此，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。若向黄虎，正堕其计。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，疑兵出内水，此制敌之奇也。”而虑此声先驰，贼审虚实。别有函书封付龄石，署函边曰：“至白帝乃开。”诸军虽进，未知处分所由。

毛修之固请行，裕恐修之至蜀，必多所诛杀，土人与毛氏有嫌，亦当以死自固，不许。

晋安帝义熙九年

朱龄石等至白帝发函书，曰：“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。臧熹从中水取广汉，老弱乘高舰十余，从内水向黄虎。”于是诸军倍道兼行。谯纵果命谯道福将重兵镇涪城，以备内水。龄石至平模，去成都二百里，纵遣秦州刺史侯暉、尚书仆射谯洗率众万余屯平模，夹岸筑城以拒之。龄石谓刘钟曰：“今天时盛热，而贼严兵固险，攻之未必可拔，只增疲困。且欲养锐息兵以伺其隙，何如？”钟曰：“不然。前扬声言大从向内水。谯道福不敢舍涪城。今重军猝至，出其不意，侯暉之徒已破胆矣。贼阻兵守险者，是其惧不敢战也。因其凶惧。尽锐攻之，其势必克。克平模之后，自可鼓行而进，成都必不能守矣。若缓兵相守，彼将知人虚实。涪军忽来，并力拒我。人情既安，良将又集，此求战不获，军食无资，二万余人悉为蜀子虏矣。”龄石从之。

诸将以水北城地险兵多，欲先攻其南城。龄石曰：“今屠南城，不足以破北，若尽锐以拔北城，则南城不麾自散矣。”秋，七月，龄石帅诸军急攻北城，克之，斩侯暉、谯洗；引兵回趣南城，南城自溃。龄石舍船步进。焦纵大将谯抚之屯牛脾，谯小苟塞打鼻。臧熹击抚之，斩之；小苟闻之，亦溃。于是纵诸营屯望风相次奔溃。

戊辰，纵弃成都出走，尚书令马耽封府库以待晋师。壬申，龄石入成都，诛纵同祖之亲，余皆按堵，使复其业。纵出成都。先辞墓，其女曰：“走必不免，只取辱焉。等死，死于先人之墓可也。”纵不从。谯道福闻平模不守。自涪引兵入赴，纵往投之。道福见纵，怒曰：“大丈夫有如此功业而弃之，将安归乎！人谁不死，何怯之甚也！”因投纵以剑，中其马鞍。纵乃去，自缢死，巴西人王志斩其首以送龄石。道福谓其众曰：“蜀之存亡，实系于我，不在谯王。今我在，犹足一战。”众皆许诺。道福尽散金帛以赐众，众受之而走。道福逃于獠中，巴民杜瑾执送之，斩于军门。龄石徙马耽于越嵩，耽谓其徒曰：“朱侯不送我京师，欲灭口也，吾必不免。”乃盥洗而卧，引绳而死。须臾，龄石使至，戮其尸。诏以龄石进监梁、秦州六郡诸军事，赐爵丰城县侯。



《南史演义》版画之檀道济像

晋安帝义熙十二年

二月，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。裕戒严将伐秦。诏加裕领司、豫二州刺史，以其世子义符为徐、兖二州刺史。琅邪王德文请启行戎路，修敬山陵；诏许之。

夏，四月，壬子，魏大赦，改元泰常。

西秦襄武侯昙达等击秦秦州刺史姚艾于上邽，破之，徙其民五千余户于枹罕。

五月，癸巳，加太尉裕领北雍州刺史。

八月，裕以世子义符为中军将军，监太尉留府事。刘穆之为左仆射，领监军、中军二府军司，入居东府，总摄内外。以太尉左司马东海徐羨之为穆之之副，左将军朱龄石守卫殿省，徐州刺史刘怀慎守卫京师，扬州别驾从事史张裕任留州事。怀慎，怀敬之弟也。

刘穆之内总朝政，外供军旅，决断如流，事无拥滞。宾客辐辏，求诉百端，内外咨禀，盈阶满室；目鉴词讼，手答笺书，耳行听受，口并酬应，不相参涉，悉皆贍举。又喜宾客，言谈赏笑，弥日无倦。裁有闲暇，手自写书，寻鉴校定。性奢豪，食必方丈，旦辄为十人馔，未尝独餐。尝白裕曰：“穆之家本贫贱，贍生多阙。自叨忝以来，虽每存约损，而朝夕所须，微为过丰。自此外，一毫不以负公。”中军咨议参军张邵言于裕曰：“人生危脆，必当远虑。穆之若邂逅不幸，谁可代之？尊业如此。苟有不讳，处分云何？”裕曰：“此自委穆之及卿耳。”

丁巳，裕发建康，遣龙骧将军王镇恶、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军自淮、淝向许、洛，新野太守朱超石、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，振武将军沈田子、建威将军傅弘之趋武关，建武将军沈林子、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，自汴入河，以冀州刺史五仲德督前锋诸军，开巨野入河。遵考，裕之族弟也。刘穆之谓王镇恶曰：“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，卿其勉之！”镇恶曰：“吾不克关中，誓不复济江！”

王镇恶、檀道济入秦境，所向皆捷。秦将王苟生以漆丘降镇恶，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道济，诸屯守皆望风款附。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，道济攻拔其城，执遵，杀之。进克许昌，获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。沈林子自汴入河，襄邑人董神虎聚众千余人来降。太尉裕版为参军。林子与神虎共攻仓垣，克之，秦兖州刺史韦华降。神虎擅还襄邑，林子杀之。

王仲德水军入河，将逼滑台。魏兖州刺史尉建畏懦，帅众弃城，北渡河。仲德入滑台，宣言曰：“晋本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，不谓魏之守将弃城遽去。”魏主嗣闻之，遣叔孙建、公孙表自河内向枋头，因引兵济河，斩尉建于城下，投尸于河。呼仲德军人，问以侵寇之状。仲德使司马竺和之对曰：“刘太尉使王征虏自河入洛，清扫山陵，非敢为寇于魏也。魏之守将自弃滑台去，王征虏借空城以息兵，行当西引，于晋、魏之好无废也，何必扬旗鸣鼓以曜威乎！”嗣使建以问太尉裕，裕逊辞谢之曰：“洛阳，晋之旧都，而羌据之；晋欲修复山陵久矣。诸醒宗族，司马休之、国璠兄弟，鲁宗之父子，皆晋之蠹也，而羌收之以为晋患。今晋将伐之，欲假道于魏，非敢为不利也。”

秦阳城、荥阳二城皆降，晋兵进至成皋。秦征南将军陈留公洸镇洛阳，遣使求救于长安。秦主泓遣越骑校尉阎生帅骑三千救之，武卫将军姚益男将步卒一万助守

洛阳，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陕津，为之声援。宁朔将军赵玄言于洸曰：“今晋寇益深，人情骇动，众寡不敌，若出战不捷，则大势去矣。宜摄诸戍之兵，固守金墉，以待西师之救。金墉不下，晋必不敢越我而西，是我不战而坐收其弊也。”司马姚禹阴与檀道济通，主簿阎恢、杨虔，皆禹之党也，共嫉玄，言于洸曰：“殿下以英武之略，受任方面；今婴城示弱，得无为朝廷所责乎！”洸以为然，乃遣赵玄将兵千余南守柏谷坞，广武将军石无讳东戍巩城。玄泣谓洸曰：“玄受三帝重恩，所守正有死耳。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，为奸人所误，后必悔之。”既而成皋、虎牢皆来降，檀道济等长驱而进，无讳至石关，奔还。龙骧司马荥阳毛德祖与玄战于柏谷，玄兵败，被十余创，据地大呼。玄司马蹇鉴冒刃抱玄而泣，玄曰：“吾创已重，君宜速去！”鉴曰：“将军不济，鉴去安之！”与之皆死。姚禹逾城奔道济，甲子，道济进逼洛阳。丙寅，洸出降。道济获秦人四千余人，议者欲尽坑之以为京观。道济曰：“伐罪吊民，正在今日！”皆释而遣之。于是夷、夏感悦，归之者甚众。阎生、姚益男未至，闻洛阳已没，不敢进。

己丑，诏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，置守卫。太尉裕以冠军将军毛修之为河南、河内二郡太守，行司州事，戍洛阳。

太尉裕遣左长史王弘还建康，讽朝廷求九锡。时刘穆之掌留任，而旨从北来，穆之由是愧惧发病。弘，珣之子也。十二月，壬申，诏以裕为相国、总百揆、扬州牧，封十郡为宋公，备九锡之礼，位在诸侯王上，领征西将军、司、豫、北徐、雍四州刺史如故，裕辞不受。

晋安帝义熙十三年

太尉裕引水军发彭城，留其子彭城公义隆镇彭城。诏以义隆为监徐、兖、青、冀四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。

王镇恶进军浞池，遣毛德祖袭尹雅于蠡吾城，禽之，雅杀守者而逃。镇恶引兵径前，抵潼关。

檀道济、沈林子自陕北渡河，拔襄邑堡，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东。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于蒲阪，不克。别将攻匈奴堡，为姚成都所败。

秦主泓以东平公绍为太宰、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假黄钺，改封鲁公，使督武卫将军姚鸾等步骑五万守潼关，又遣别将姚骅救蒲阪。

沈林子谓檀道济曰：“蒲阪城坚兵多，不可猝拔，攻之伤众，守之引日。王镇恶在潼关，势孤力弱，不如与镇恶合势并力，以争潼关。若得之，尹昭不攻自溃矣。”道济从之。

三月，道济、林子至潼关，秦鲁公绍引兵出战，道济、林子奋击，大破之，斩获以千数。绍退屯定城，据险拒守，谓诸将曰：“道济等兵力不多，悬军深入，不过坚壁以待继援。吾分军绝其粮道，可坐擒也。”乃遣姚鸾屯大路以绝道济粮道。

鸾遣尹雅将兵与晋战于关南，为晋兵所获，将杀之。雅曰：“雅前日已当死，幸得脱至今，死固甘心。然夷、夏虽殊，君臣之义一也。晋以大义行师，独不使秦有守节之臣乎！”乃免之。

丙子夜，沈林子将锐卒袭鸾营，斩鸾，杀其士卒数千人。绍又遣东平公赞屯河

上以断水道；沈林子击之，赞败走，还定城。薛昂据河曲来降。

太尉裕将水军自淮、泗入清河，将溯河西上，先遣使假道于魏；秦主泓亦遣使请救于魏。魏主嗣使群臣议之，皆曰：“潼关天险，刘裕以水军攻之，甚难；若登岸北侵，其势便易。裕声言伐秦，其志难测。且秦，婚姻之国，不可不救也。宜发兵断河上流，勿使得西。”博士祭酒崔浩曰：“裕图秦久矣。今姚兴死，子泓懦弱，国多内难。裕乘其危而伐之，其志必取。若遏其上流，裕心忿戾，必上岸北侵，是我代秦受敌也。今柔然寇边，民食又乏，若复与裕为敌，发兵南赴则北寇愈深，救北则南州复危，非良计也。不若假之水道，听裕西上，然后屯兵以塞其东。使裕克捷，必德我之假道；不捷，吾不失救秦之名。此策之得者也。且南北异俗，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，裕必不能以吴、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，安能为吾患乎！夫为国计者，惟社稷是利，岂顾一女子乎！”议者犹曰：“裕西入关，则恐吾断其后，腹背受敌；北上，则姚氏必不出关助我，其势必声西而实北也。”嗣乃以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，又遣振威将军娥清、冀州刺史阿薄干将步骑十万屯河北岸。

初，裕命王镇恶等：“若克洛阳，须大军到俱进。”镇恶等乘利径趋潼关，为秦兵所拒，不得前。久之，乏食，众心疑惧，或欲弃輜重还赴大军。沈林子按剑怒曰：“相公志清六合，今许、洛已定，关右将平，事之济否，系于前锋。奈何沮乘胜之气，弃垂成之功乎！且大军尚远，贼众方盛，虽欲求还，岂可得乎！”下官授命不顾，今日之事，当自为将军办之，未知二三君子将何面以见相公之旗鼓邪！”镇恶等遣使驰告裕，求遣粮援。裕呼使者，开舫北户，指河上魏军以示之曰：“我语令勿进，今轻佻深入。岸上如此，何由得遣军！”镇恶乃亲至弘农，说谕百姓，百姓竞送义租，军食复振。

魏人以数千骑缘河随裕军西行；军人于南岸牵百丈，风水迅急，有漂渡北岸者，辄为魏人所杀略。裕遣军击之，裁登岸则走，退则复来。夏，四月，裕遣白直队主丁旼帅仗士七百人、车百乘，渡北岸，去水百余步，为却月阵，两端抱河，车置七仗士，事毕，使竖一白旄；魏人不解其意，皆未动。裕先命宁朔将军朱超石戒严，白旄既举，超石帅二千人驰往赴之，赍大弩百张，一车益二十人，设彭排于辕上。魏人见营阵既立，乃进围之；长孙嵩帅三万骑助之，四面肉薄攻营，弩不能制。时超石别赍大锤乃稍千余张，乃断稍长三四尺，以锤锤之，一稍辄洞贯三四人。魏兵不能当，一时奔溃，死者相积；临陈斩阿薄干，魏人退还畔城。超石帅宁朔将军胡藩、宁远将军刘荣祖追击，又破之，杀获千计。魏主嗣闻之，乃恨不用崔浩之言。

秦鲁公绍遣长史姚洽、宁朔将军安鸾、护军姚墨蠡、河东太守唐小方帅众三千屯河北之九原，阻河为固，欲以绝檀道济粮援。沈林子邀击，破之，斩洽、墨蠡、小方，杀获殆尽。林子因启太尉裕曰：“绍气盖关中，今兵屈于外，国危于内。恐其凶命先尽，不得以膏齐斧耳。”绍闻洽等败死，愤恚，发病呕血，以兵属东平公赞而卒。赞既代绍，众力犹盛，引兵袭林子，林子复击破之。

太尉裕至洛阳，行视城堑，嘉毛修之完葺之功，赐衣服玩好，直二千万。

五月，乙未，齐郡太守王懿降于魏，上书言：“刘裕在洛，宜发兵绝其归路，可不战而克。”魏主嗣善之。

崔浩侍讲在前，嗣问之曰：“刘裕伐姚泓，果能克乎？”对曰：“克之。”嗣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昔姚兴好事虚名而少实用，子泓懦而多病，兄弟争争。裕乘其危，兵精将勇，何故不克！”嗣曰：“裕才何如慕容垂？”对曰：“胜之。垂藉父兄之资，修复旧业，国人归之，若夜虫之就火，少加倚仗，易以立功。刘裕奋起寒微，不阶尺土，讨灭桓玄，兴复晋室，北禽慕容超，南枭卢循，所向无前，非其才之过人，安能如是乎！”嗣曰：“裕既入关，不能进退，我以精骑直捣彭城、寿春，裕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今西有屈丐，北有柔然，窥伺国隙。陛下既不可亲御六师，虽有精兵，未睹良将。长孙嵩长于治国，短于用兵，非刘裕敌也。兴兵远攻，未见其利，不如且安静以待之，裕克秦而归，必篡其主。关中华、戎杂错，风俗劲悍；裕欲以荆、扬之化施之函、秦，此无异解衣包火，张罗捕虎；虽留兵守之，人情未洽，趋尚不同，适足为寇敌之资耳。愿陛下按兵息民以观其变，秦地终为国家之有。可坐而守也。”嗣笑曰：“卿料之审矣！”浩曰：“臣尝私论近世将相之臣：若王猛之治国，苻坚之管仲也；慕容恪之辅幼主，慕容暉之霍光也；刘裕之平祸乱，司马德宗之曹操也。”嗣曰：“屈丐何如？”浩曰：“屈丐国破家覆，孤子一身，寄食姚氏，受其封殖。不思畴恩报义，而乘时缴利，盗有一方，结怨四邻。擿竖小人，虽能纵暴一时，终当为人所吞食耳。”嗣大悦，语至夜半，赐浩御缥醪十觚，水精盐一两，曰：“朕味卿言，如此盐、酒，故欲与卿共飧其美。”然犹命长孙嵩、叔孙建各简精兵，伺裕西过，自成皋济河，南侵彭、沛，若不时过，则引兵随之。

秋，七月，太尉裕至陕。沈田子、傅弘之入武关，秦戎将皆委城走。田子等进屯青泥，秦主泓使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峽柳以拒之。

太尉裕至闾乡，沈田子等将攻峽柳。秦主泓欲自将以御裕军，恐田子等袭其后，欲先击灭田子等，然后倾国东出；乃率步骑数万，奄至青泥。田子本为疑兵，所领裁千余人，闻泓至，欲击之；傅弘之以众寡不敌止之，田子曰：“兵贵用奇，不必在众。且今众寡相悬，势不两立，若彼结围既固，则我无所逃矣。不如乘其始至，营陈未立，先薄之，可以有功。”遂帅所领先进，弘之继之。秦兵合围数重。田子抚慰士卒曰：“诸君冒险远来，正求今日之战，死生一决，封侯之业于此在矣！”士卒皆踊跃鼓噪，执短兵奋击，秦兵大败，斩馘万余级，得其乘輿服御物，秦主泓奔还灊上。

辛丑，太尉裕至潼关，以朱超石为河东太守，使与振武将军徐猗之会薛帛于河北，共攻蒲阪。秦平原公璞与姚和都共击之，猗之败死，超石奔还潼关。东平公赞遣司马国璠引魏兵以蹙裕后。

王镇恶请帅水军自河入渭以趋长安，裕许之。秦恢武将军姚难自香城引兵而西，镇恶追之；秦主泓自灊上引兵还屯石桥以为之援，镇北将军姚强与难合兵屯泾上以拒镇恶。镇恶使毛德祖进击，破之，强死，难奔长安。

东平公赞退屯郑城，太尉裕进军逼之。泓使姚丕守渭桥，胡翼度屯石积，东平

公赞屯灊东，泓屯逍遥园。

镇恶溯渭而上，乘蒙冲小舰，行船者皆在舰内；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，皆惊以为神。壬戌旦，镇恶至渭桥，令军士食毕，皆持杖登岸，后登者斩。众既登，渭水迅急，舰皆随流，倏忽不知所在。时泓所将尚数万人。镇恶谕士卒曰：“吾属并家在江南，此为长安北门，去家万里，舟楫、衣粮皆已随流。今进战而胜，则功名俱显；不胜，则骸骨不返，无它歧矣。卿等勉之！”乃身先士卒，众腾涌争进，大破姚弋于渭桥。泓引兵救之，为丕败卒所蹂践，不战而溃。姚湛等皆死，泓单马还宫。镇恶入自平朔门，泓与姚裕等数百骑逃奔石桥。东平公赞闻泓败，引兵赴之，众皆溃去。胡翼度降于太尉裕。

泓将出降，其子佛念，年十一，言于泓曰：“晋人将逞其欲，虽降必不免，不如引决。”泓怆然不应，佛念登宫墙自投而死。癸亥，泓将妻子、群臣诣镇恶垒门请降，镇恶以属吏。城中夷、晋六万余户，镇恶以国恩抚慰，号令严肃，百姓安堵。

九月，太尉裕至长安，镇恶迎于灊上。裕劳之曰：“成吾霸业者，卿也！”镇恶再拜谢曰：“明公之威，诸将之力，镇恶何功之有！”裕笑曰：“卿欲学冯异邪？”

裕收秦彝器、浑仪、土圭、记里鼓、指南车送诣建康。其余金玉、缯帛、珍宝，皆以颁赐将士。秦平原公璞、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，东平公赞帅宗族百余人诣裕降，裕皆杀之。送姚泓至建康，斩于市。

裕议迁都洛阳，谥议参军王仲德曰：“非常之事，固非常人所及，必致骇动。今暴师日久，士卒思归，迁都之计，未可议也。”裕乃止。

辛未，刘穆之卒。太尉裕闻之，惊恻哀婉者累日。始，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，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，多不欲留。会穆之卒，裕以根本无托，遂决意东还。

三秦父老闻裕将还，诣门流涕诉曰：“残民不沾王化，于今百年，始睹衣冠，人人相贺。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，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，舍此欲何之乎！”裕为之愍然，慰谕之曰：“受命朝廷，不得擅留。诚多诸君怀本之志，今以次息与文武贤才共镇此境，勉与之居。”十二月，



王镇恶蒙冲溯渭图，图出自清·马骥《百将传图》。王镇恶，东晋时期名将，曾率水军于渭桥重创后秦军队。



庚子，裕发长安，自洛入河，开汴渠以归。

夏王勃勃闻太尉裕东还，大喜，问于王买德曰：“腾欲取关中，卿试言其方略。”买德曰：“关中形胜之地，而裕以幼子守之。狼狽而归，正欲急成篡事耳，不暇复以中原为意。此天以关中赐我，不可失也。青泥、上洛，南北之险要，宜先遣游军断之；东塞潼关，绝其水陆之路；然后传檄三辅，施以威德，则义真在网罟之中，不足取也。”

【译文】 晋安帝义熙五年（公元409年）

三月，东晋刘裕上表请求讨伐南燕，朝廷中商议，大臣们都以为不可轻举妄动。只有左仆射孟昶、车骑司马谢裕、参军臧熹认为一定能胜利，劝说刘裕出征。刘裕任命孟昶为监中军留府事。谢裕是谢安哥哥的孙子。

当初，前秦苻氏政权衰败的时候，王猛的儿子王镇恶投奔到东晋，朝廷任命他为临澧令。王镇恶对骑术不很擅长，拉弓射箭的能力也很弱，但是却有深谋远略，善于对事情作出果决的判断，很喜欢谈论军队国家的大事。有人把王镇恶推荐给刘裕，刘裕和他交谈一番，很喜欢他，所以留宿在家里。第二天早晨，对参军佐僚们说：“我听说名将之门当出大将，王镇恶的确是这。”便任命他为中军参军。

己巳（十一日），刘裕从建康出发，率水军从淮水进入泗水。五月，东晋部队到达下邳，把船舰、笨重的军用物资留下，步行开进到琅邪，所路过的地方，都修筑起城池，留下军队把守。有人对刘裕说：“燕国人如果把大岷山的险要堵塞住，或者坚固城墙，使散居百姓聚居进去，只把空荡荡的田野留给我们，那么，我们的大部队深入到敌国重地，便不单不能建立什么功业，而且还可能无法安全返回，怎么办？”刘裕说：“我已经把这些考虑成熟了，鲜卑人生性贪婪，没有长远的打算，前进的时候只盼望多多地抢夺掳掠，后退的时候又吝惜田中禾苗。他们以为我们孤军深入一定不能长久坚持，因此不外乎进军驻守临朐，或者退兵戍卫广固，一定不会据险要之地抵抗、清肃四野防备我们。我敢向你们保证。”

南燕王慕容超听到晋朝军队打来，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对策。征虏将军公孙五楼说：“吴地的军队轻装出击，速战速决对他们有利，不可与他们正面交锋。应该据守大岷山的险要，使他们不能进入腹地，旷日持久，挫伤他们的锐气。再慢慢挑选精锐骑兵二千人，沿着海岸南下，切断他们的粮食补给线，另外命令段晖率领兖州的军队，沿着梁父山东下，从腹背攻击他们，这是上策。命令各个地方官，依靠险要关隘自行固守，计算需用的粮食储备之外，多余的全部焚烧，铲除田野的庄稼，使敌军没有粮食。他们是外来的军队，没有粮食，求战又没人应战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坐收渔利，这是中策。放任贼兵进入大岷山的险要，出城迎战他们，这是下策。”慕容超说：“现在岁星普照齐地，按天道推算，我们不用战斗，自然取胜。我们是主军，他们是客军，地位不同，依常理来说，他们从远方来，一定很疲劳，势必不能持久。我据守并州、幽州、徐州、兖州、青州，五州的土地，拥有富庶的人民，铁甲骑兵数万，庄稼遍布田野，怎么能割掉庄稼迁移人民，削弱自己呢？不如放他们进入大岷山，用精锐的骑兵袭击他们，担心什么不能取胜呢。”